

兵 暴

贾献文 陈光蓬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兵 暴

贾献文 陈光莲 著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吴 暴

贾献文 陈光莲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6印张 2插页 302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-224-02375-2/I·586

定价: 7.65元

(一)

1931年的江南梅雨季节。

淅淅沥沥的梅雨，没日没夜，无休无止地下着，缠缠绵绵。有时是劈头盖脸黄豆大的雨点，天地间一片喧嚣，有时飘洒的是雨的粉末，悄无声响。

赣南重镇宁都，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雨雾中。城南山岗上的白塔，在时浓时淡的雨雾中也时隐时现。绕县城流过的梅江，由于今年春雨频繁，河水陡涨，黄色的河水从上游冲下来枯枝败叶，间或也有两只淹死了的、肚子鼓胀了的猪狗尸体，从河面上急速漂浮而过。汹涌的浪头拍打着护河堤，发出沉雷似的声响。夜深人静时，声响可以传得很远很远。架在梅江上的浮桥，被河水冲出一个弧度，上下颠簸着。

宁都，不久前还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，是深入国民党白区的一个前哨阵地。宁都县城屋宇整齐，街衢宽敞，水运陆路都较为方便。每当圩日，四乡老倌，都齐来这儿赶圩，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市面很是繁华，即使在雨天，街道上 also 浮动无数尖顶斗笠。红军撤离后，国民党“剿共先遣军”进驻宁都县

城。这儿好像被人一下抛入洪荒年代，除了几个拐着脚偶尔在街上走过的伤兵外，几乎是断了人踪。

宁都县城里几座较大的祠堂，现在成了“先遣军”的兵营。

城东的“田氏宗祠”里，住上了“先遣军”二十五师机枪连。祠堂潮湿的地面上铺了一层稻草，打上地铺。不到两天，稻草就被湿气沤烂了，发出腐草的臭气，再加上士兵身上的汗臭，空气里真是五味俱全，闻了令人作呕。长脚蚊子，随着这群士兵的到来，显得十分活跃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向这群皮黄骨瘦的人发起进攻。蚊子吸足了血浆后，就停在长着暗绿色苔藓的潮湿的石灰墙上，一只只肚腹滚圆。一巴掌打过去，墙壁上就留下一个殷红的血印子。

这一天，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到吃过晚饭后，雨才停住脚。可是，头顶浓重的铅灰色的云团压得低低的，好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色抹布，只要一动，马上就会滴下水来。空气异常闷热，乱飞的小虫，时时沾在汗津津的脸上、脖子上、挣扎着，使人浑身奇痒。

熄灯号响过后，士兵们躺在地铺上，谁都没有睡意。城外远远近近池塘里不断传来青蛙的鸣叫声。蛙鸣声更给人增加无限惆怅。

靠墙边地铺上躺着机枪射手蒋龙合，他的一双眼睛圆溜溜直勾勾地看着灰蒙蒙的屋顶出神。

蒋龙合出身于青海的穷牧民之家。从他爷爷开始，就给财主家放牧。据他母亲说，他是在放牧路上的龙合峪出生的，所以，他父亲就给他取名为蒋龙合。他长到10岁，就跟一条猎狗一起，看牧着财主家上百头羊。15岁那年，父亲病死，母亲伤

心过度，眼睛瞎了。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，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他身上。幸好老天爷给了他一副好身板，15岁，就长成了个彪形大汉，紫铜色的脸膛，隆起的胸肌，粗胳膊粗腿的，十分彪悍。东家看到蒋龙合这一身骨架，真是笑眯了眼。东家心里明白，在蒋龙合身上有油水啊！东家心里的小九九早打过几遍了，55岁，减去15岁，蒋龙合可以供他东家使唤40年。这40年，可为他家创造多少财富啊！

可是，东家却忘记了这一点，蒋龙合10岁入他家的门，吃的东西不及他家的几条看羊狗。蒋龙合跟几条看羊狗相处很好，肚子饿了，他就吞吃狗食，要不，他早就饿死在草原上了。蒋龙合更不会忘记，父亲入土，要买副白木棺材，去向东家借几个钱，东家吊起三角眼，哼一声道：“穷鬼还讲什么排场，弄张破席裹裹埋了算啦！”当时，气得蒋龙合肺都快要炸了。要不是母亲拽住他，他准要冲前去捶东家一顿。没法，父亲只好裹张破席入土。仇恨，对东家的仇恨，扩大开去，对所有有钱人的仇恨，一天天在他心里滋长。草原的酷暑严寒，不断陶冶着他的性格，使他变得越来越刚强。

他17岁那年，60多岁的老东家，突然对他15岁的妹妹起了歹意。趁他远出放牧，欺他母亲眼睛瞎，在一个晚上闯进他家的破屋，奸污了他15岁的妹妹。当他放牧归来得知这一消息时，快把他肺都气炸了。蒋龙合不是个粗鲁的汉子，他是颇有心计的。他先不动声色地把母亲、小妹送到遥远的外婆家去，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晚，摸进东家的卧室，手刃了东家，并一把火烧着了东家的住宅。

蒋龙合不能在家乡立足，就远走甘肃，给人家打短工度日，后又流落到内蒙。那年，冯玉祥部在内蒙招兵买马，蒋龙

合一听兵站的宣传，一看冯部士兵们臂上戴着印有“真爱国，不扰民，誓死救国”的袖标，动了心，投军到冯玉祥部下。

冯玉祥兵败后，他几经辗转，稀里糊涂地跑到江西来了。

在山东菏泽时，他听学兵连排长袁凯民说过，江西有个苏区，有共产党，还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——红军。袁凯民跟他对心路，所以才会给他讲这个。蒋龙合是明白的，这是掉脑袋的话，只有知心朋友才会说的。蒋龙合听了袁凯民的话后，不禁对苏区和红军发生了兴趣。虽说袁凯民的话说得很抽象，但他总是把它想象得很具体。他觉得苏区是块极乐世界，在那里一定是穷人神气，财主憋气。谁知一来江西，就要跟共产党打仗，他是一肚子不情愿。

蒋龙合越想越难以入睡，心想，好个蒋介石真混蛋，叫我穷人打穷人。

这时，躺在他身边，从山东菏泽入伍的新兵、机枪副射手李庆江轻轻叹了口气。

蒋龙合一听，轻声问：“庆江，没睡着？”

李庆江“嗯”了一声。

蒋龙合：“想家了？”

李庆江回答：“家倒没啥想头，除弟弟，家里也没啥人了！”

蒋龙合：“那你叹啥气？”

李轻声地说：“龙合哥，你想想，老蒋把我们拉到江西来干啥？”

蒋龙合：“秃子头上的虱，不是明摆着吗！”

李庆江：“打红军，就是打穷人！龙合哥，我下得了手吗？枪弹能往他们身上打吗？”

李庆江的话，很对蒋龙合的心路，李庆江跟自己想到一块去了。李庆江当他的助手后，又勤快又聪明，深得蒋龙合的好感。尤其当他说起他双亲怎样被财主逼死，每回听了，蒋龙合这倔强的汉子，总要洒下同情的泪水。太惨了，实在太惨了，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情的呀！何况蒋龙合也有跟他李庆江类似的血泪斑斑的家史，跟他家有相似的遭遇。他听李庆江这么说，不由得冲动起来。

蒋龙合：“娘的！老蒋把我们拉这儿来喂江西的狗！”

李庆江：“可不是，蒋介石心狠手毒，啥事都干得出
来！”

躺在蒋龙合另一边的一个士兵轻声地善意提醒蒋龙合：
“轻点声，被骆连长听到可不是玩的！”

蒋龙合呼地坐了起来，“我不怕！迟早也是个死！”

李庆江也跟着蒋龙合坐了起来。他知道大家都没有睡着。他索性再提高一度嗓音：“弟兄们，我们能跟红军打吗？中村那仗，多险！一声炮响，红军像天兵天将冲下山来，英勇无比。弟兄们，我们不是今天死在红军枪下，就是明天死在赤卫队刀下，我们这些人全是喂江西狗的……”

听李庆江这么一说，祠堂里的士兵都愤愤不平议论起来。

不远处，传来几声毛骨悚然的野狼嚎叫。

蒋龙合：“钱代总指挥，还鸭子死了嘴巴硬，这不，连李副师长的儿子也翘了辫，胡团长的妻子也被红军抓走了！”

听蒋龙合、李庆江这么一说，本来就没有睡着的桃枪连士兵都纷纷坐了起来，议论、叫骂开了……

蒋龙合：“弟兄们！你们看到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了吗？”

条条都在给穷人说话……”

这时，没有任何遮拦的窗口射进来一道雪亮的手电光，照在蒋龙合和李庆江脸上。

祠堂里，乱哄哄的士兵顿时停止了叫骂，变得死一样沉寂，连忙躺下身去。

蒋龙合和李庆江知道是谁来了，也连忙躺下身去。

窗外传来了严厉的命令：“蒋龙合、李庆江出来！”

刚刚躺下身去的蒋龙合、李庆江只好起来，穿上衣服，走出祠堂。

祠堂门口站着长得五大三粗、一脸虬胡的机枪连连长骆文彩。

蒋龙合、李庆江走了过去。连长骆文彩嘴里一股浓烈的酒气直冲他俩喷来。俩人心里暗暗叫苦不迭，这畜牲过了酒瘾，又该拿士兵发酒力了。不等两人走近，骆文彩窜前两步，手里的手电直往蒋龙合脸上照。刚从黑屋里走出来的蒋龙合，两只眼睛怎能受得住强光的刺激，一眨眼，骆文彩又厚又大，熊掌似的巴掌就重重落在蒋龙合脸上。骆文彩边打边骂：“妈的！把眼睛睁大！”蒋龙合被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他连忙站稳：“是！”睁大了眼睛。骆文彩再一次用手电照射蒋龙合的眼睛，蒋龙合的视神经是经受不住强光刺激的，他又一次眨动眼睛。骆文彩抡圆了胳膊，“啪啪”给蒋龙合两个耳光。蒋龙合被打得耳朵嗡嗡叫，鼻腔里滴出一股热烘烘的东西来。骆文彩见蒋龙合鼻血迸涌，放过了他，转向李庆江。他同样用手电照射李庆江的眼睛，自然，李庆江的视神经丝毫不比蒋龙合的特殊，骆文彩也打得李庆江鼻血直流。

打完蒋龙合和李庆江，骆文彩看了一眼黑洞洞祠堂里，他

知道，祠堂里的人都正支棱着耳朵在听祠堂外的动静，他敲山震虎，咆哮着：“妈的！你两个混蛋在给共产党做宣传，涣散军心，下回再被老子听到，老子要毙了你们！”然后对蒋龙合和李庆江吼叫一声：“滚！滚回去！”

蒋龙合和李庆江捂着流血的鼻子，走进祠堂。

骆文彩打了个饱嗝，喷出一股热烘烘的酒气，吐词不清地哼着淫调“十八摸”，摇摇晃晃走了。

蒋龙合、李庆江一走进祠堂，士兵们不约而同地从地铺上蹦了起来。

有人擦亮了一根火柴，只见两人脸上涂满了鼻血。一个叫小逗子的士兵，连忙揉两团纸，塞进蒋龙合的鼻孔，用以止血。

祠堂里的士兵又乱哄哄骂开了。

一士兵：“妈的！就仗着姐夫是代总指挥，不把我们当人看！”

另一士兵：“畜牲！每回喝醉了酒，就拿我们弟兄拳打脚踢！”

李庆江愤怒无比：“姓骆的！总有一天老子要宰掉你，挖你的心肝下酒！”

这时，又一道手电光从窗口射进祠堂。

这突如其来射进来的手电，把人们都震慑住了，一个个像泥塑木雕般站在那儿。

小逗子倒较早清醒过来，连忙趴下。他知道，骆文彩虚晃一枪又杀回来了。

小逗子趴在地铺上，对弟兄们叫喊：“还不快躺下！”

这时，人们才清醒过来，乱纷纷奔到自己地铺上躺下了。

去。

窗口外照手电的人发话了，声音里充满着同情和怜惜，原来说话的人是营长孙天云。

孙天云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弟兄们，早点安睡吧！”

手电光熄灭了，孙天云踩着泥水地离去。

多么鲜明的对比！

前面一个是咆哮如雷，后面一个是细声慢语；前面一个动辄对弟兄们拳脚交加，后面一个从来是笑眉笑脸！在今晚如此强烈对比下，士兵们本来就对孙天云的好感又增加了一层。

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浓云堆积的夏天，闪电像一柄倚天长剑，一下劈开了天河似的，随着雷声在屋顶上隆隆滚过，雨又哗哗下起来了。

(二)

离“田氏宗祠”一箭之遥，有一座大谷仓。

大谷仓里住着“先遣军”学兵连。这学兵连，属教导队性质，是培养下级连排军官的。学兵连的成员，都是些被士兵们称为知书识礼的人。实际上，大多数成员，仅念过两三年小学，斗大的字，也识不了几箩，但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，学兵连的成员，确是些大学问家啦！

学兵连住的也是地铺。在这闷热的夜晚，在蚊子的袭击下，跟机枪连的士兵一样，同样难以安眠。这儿比“田氏宗祠”里更糟糕的是，有几个伤病员，在低一声高一声呻吟着。这儿，除了腐草臭、汗臭外，还加上药味，一股说不出名目来的酸溜溜、臭烘烘的味道，更叫人头昏胸闷。

胳膊上缠着绷带，靠窗口坐着的那人，正在嗞嗞抽烟，烟火照出他一张刀型的瘦脸。他是学兵连一班长田武。按规定，熄灯号后，是不准抽烟的。可是，田武今夜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几次强迫自己入睡，都没能成功。最后一次，他总算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被一声惊雷轰醒。不知怎么搞的，他心里突突跳得慌，再也没有睡意了。他坐了起来，看看隔他两个床铺躺着的是他的老同乡田富林。田富林呻吟了几声后，好像睡着了。

田武再也没有睡意，他摸索着从枕头下面抓起一撮烟丝，塞进烟斗，划燃了一根火柴抽起烟来。

屋外的雨下得正大，屋顶上“沙沙沙”不住声地响。

田武边抽烟，边朝田富林铺位看看，心里不禁又涌起一阵酸楚。

田富林和他是辽西老同乡，生长在一个村里。那个村子叫田家湾，百十户人家，除了两幢财主住的砖木结构建筑外，穷人们全住着干打垒。他两人念村小时，坐的是同一张板凳，合用一支铅笔。田富林家比田武家更穷，田富林有时没纸张写字，田武就裁半张纸给他。两人脾气相投，玩得很好，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。

一年夏天，是小学放暑假。两人头天晚上就约好，第二天要到村前小沟里抓泥鳅。由于天旱，小沟里的水已经所剩无几，抓泥鳅就容易得多了。这天，两人脱光了衣服，翘着小屁股在水里摸，在泥巴里掏，一歇工夫，破脸盆里就装了小半盆泥鳅。两人浑身沾满了泥巴，也像两条泥鳅一样了。

正在两人得意的时候，村里大财主魏桂仁的儿子魏富手里捏着个鸣叫着的响鞭走了过来。他两人是压根儿不把魏富当回事的。这魏富比他俩大3岁，今年已13岁，块头长得很高大，

肉墩墩，圆滚滚的，流两条清鼻涕，肚子上还网着一个绣花红肚兜。就凭这红肚兜，两人就更小看他几分。这谁不知道，红肚兜是趴在地上，挂在娘奶头上的小伢子才兜的，他长成个大个头，还兜这玩意儿，对这，两人横看竖看都不顺眼。更叫人瞧不起的是，在学校里，他是个“烧饼王”，一考试就吃“烧饼”。

念了六年书，倒留了三年级，一直留到他俩班上来。田武在班里成绩是出奇的好，这魏富虽已重读一年，成绩还是不济。级任教师别出心裁出了个点子，把田武和田富林拆开坐，把魏富安排在田武身边坐，班级任可能是一好带一差的意思吧！这魏富一做作业就愣了神，就头疼，就要请田武“代笔”。田武不干，他就涎着脸，擦把清鼻涕，从口袋里摸出两颗桔子糖：

“来！帮个忙！两粒糖！”田武看也不看：“我不要！”魏富急了：“我给你下跪！成了吗？”田武想起了父亲在他家当长工，受尽了魏桂仁的打骂，他想了个主意，想报复一下，说：

“要我做可以，不过我不要糖吃，只要骂一声你爹是王八蛋就成！”魏富一听，愣住了：“这……”魏富是怕他爹的。魏桂仁望子成龙心切，因魏富成绩不好经常吹胡子瞪眼睛。一次，魏富吃了“烧饼”，还被他爹按在孔夫子像前下跪，挨过板子。但魏富转念一想，我作业做不出，爹又会吹胡子瞪眼睛，弄不好还会挨板子。我在背地里骂他，他也听不见，作业交了差，也免受皮肉之苦。当田武一催问骂不骂时，魏富连忙答应：“好！好！我骂！我骂！”田武拿过魏富的作业本：“那就骂吧！”魏富轻轻骂了一句：“我爹是王八蛋！”田武一挥手：“不行！要大声点！”魏富犹豫了：“这……”田武催他：“快！大声点！要不，我不给你做了！”魏富没法，大声骂了两句：“魏桂仁是王八蛋！魏桂仁是王八蛋！”魏富的大

声叫骂，引起全班同学一片哄笑。田武好像给爹出了一口气，心里感到十分惬意……

魏富手里拿着个响蝉站在溪沟岸上，看着田武和田富林一条又一条把泥鳅捉上来，放进脸盆里，他羡慕极了。

魏富：“我说田武、富林，拿我的蝉换你们的泥鳅行吗？”

田富林一听，抬头瞪了魏富一眼：“屁！谁要你的蝉！”

田武：“这泥鳅可是下饭的好菜，你的蝉顶啥用，你想得倒美！”

魏富受到田武和田富林的抢白，气得不行：“你知道这水沟是谁家的？哼！是我家的！”

田富林：“水沟是你家的，你叫得应吗？”

田武：“对！你叫得应水沟就是你家的，泥鳅就归你！”

魏富一听傻了眼。

田武和田富林一看魏富的样儿，畅怀大笑。

魏富恼羞成怒，横蛮地：“我就要泥鳅！”他把蝉一丢，蝉一声长鸣，向空中飞去。他弯下腰，端起盛泥鳅的脸盆：“我就要！”

田富林喝道：“你敢！”

魏富：“我偏要！”端着脸盆“噔噔噔”走了。

田富林一见，急忙跳上沟岸，赶了两步，跟魏富争夺脸盆。

魏富死不撒手，两人你争我夺，难分难解。田武一见，跳上沟岸帮忙。田武见魏富死死抓住脸盆不放，就在魏富后脖子上狠狠拧了一把，痛得魏富杀猪似的叫了一声，松了手，田富林乘机夺过脸盆。脸盆里的泥鳅也撒了一半，泥鳅在沟岸上跳蹦着。

魏富车转身，一个胖乎乎的头就往田武身上撞来。田武抓住他的胖胳膊就是一下，把魏富掀进泥沟里去。胖墩墩的魏富摔成个泥元宝，哇哇哭叫着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田富林和田武站在沟岸上看着哈哈大笑。

魏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，拖泥带水爬上沟岸，呜呜哭叫着：“我告诉爹！揍死你这王八羔子！”走了。

这一下，可闯祸了。

两人感到事情严重，坐在沟边一棵树荫下想对策。田武想起成天愁眉苦脸的父亲，说不定因自己闯了祸砸了他的饭碗。田武粗黑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田富林看看田武说：“我到魏家去，就说我打了魏富！”

田武：“这……”

田富林：“我爹不在他家扛活，他魏桂仁整治不到我爹头上！”

田武：“可他要揍你呀！”

田富林：“揍！让他揍！比你爹饭碗砸了好多了！”

田武：“那不行！”

田富林下了决心，用污泥水洗了洗身子，穿上裤衩，光着脊背，准备走。

田武拉住田富林的手：“你别去！要去，两个人去！”

田富林：“一个人去挨打，两个人去也挨打！我一人去，也许还能保住你爹饭碗！”

田武没法，只好眼睁睁看着田富林一个人向村里走去。

田富林来到魏桂仁大门前。魏富跟着气势汹汹的魏桂仁出来了。

魏富一见田富林，用手一指：“爹！就是他打我！”

魏桂仁手里提着文明棍，两步窜到田富林跟前，横眉立眼地问：“是你打了魏富吗？”

田富林“嗯”了一声。

魏桂仁再没问根由，抡起手中文明棍，没头没脑，朝田富林抽打！

每一棍都钻心地疼，田富林咬紧牙关，没哼出声来。

魏桂仁家的那条大狼狗，狗仗人势，见主人打田富林，就对着田富林狂吠。

田富林面对那条龇牙咧嘴的大狼狗，心中不免有点害怕，向后退去。身后一块大石块绊了他，摔了一跤。还不等田富林爬起来，魏富对大狼狗打一个呼哨，大狼狗听到呼哨，窜上来，朝跌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田富林脚上咬了一口。

血，殷红的血，顿时流了出来。

等田富林拾起地上的石块准备砸狗时，魏桂仁、魏富哈哈笑着走了，那条大狼狗摇着报功的尾巴，跟在主人身后走进门去。

大颗大颗的眼泪，这时，才从田富林眼里滚落下来。

田武父亲的饭碗是保住了，田武也没有挨魏桂仁的文明杖，可在田富林的大腿上永远留下了被大狼狗咬出的大伤疤。

田富林被大狼狗咬了的当天晚上，两人在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悄悄盟誓：等长大了，一定要报仇！

小学毕业后，两人都因家里经济困难，缴不起学费，上不了中学。两人就在家帮着父亲干了几年农活。后来听说，关内冯玉祥将军在招兵买马。传说冯玉祥打富济贫，就千里辗转奔到冯部来了……

这时，田富林又开始呻吟，打断了田武的回忆。

睡在田富林身旁的一个士兵抬起身来，对田武说：“田武

哥！富林又发烧了！”

田武起身走了过去：“还有药吗？”

那士兵说：“没了！”

田武用手背试探一下田富林的额角，烧得灼人。

那士兵问：“田武哥！怎么办？”

田武：“我去找骆军医拿药！”

士兵：“能成吗？”

田武：“我看他会给药的！”田武说完，就冲出门去。

军医院离“大谷仓”不远，设在县城关小学校里。

一间原来教师的住房里，住着军医骆文光。他是骆文彩的胞兄。这骆文光在发迹前，是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走方郎中。印花包袱里包着一些杂七杂八的草药，在农牧民中乱窜。一张油嘴，海天海地胡吹，人们在背地里送他个外号“骆胡吹”。看病是“药到病重”，还胡弄死过几个人，有人又送他个外号“骆坟棺”。后来，在省城念师范的姐姐骆露芬被驻军团长钱开昆看上，当上姨太太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弟弟骆文彩（村里的痞子）当上排长，他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军医。

这天晚上，骆文光正跟一个商人在洽谈一笔生意。到江西后，军队里疟疾流行，上面发下来一批奎宁。在当时，一粒奎宁就是一担上等的好米。“奎宁白银价”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商人从骆文光这儿高价收买到奎宁，拿到南昌，又翻几个跟斗，奎宁就变成了黄金价。上两回生意做成，骆文光尝到了喝兵血的甜头。这天晚上，姓潘的商人又来宁都跟他洽谈另一笔生意。

骆文光开怀大笑，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姓潘商人的肩膀说：“这笔货，就这样敲定了！”